



彼得洛夫著

莫斯科就在背後



78.5
2400

1580

莫斯科就在我們背後

彼得羅夫 著

萬國書籍出版

一九四六年。哈爾濱



目次

莫斯科就在我們背後了.....	三
今日的莫斯科城郊.....	九
掠奪者軍隊底退却.....	一四
用火來回答.....	一九
什麼是幸福.....	二五
審問.....	三四
查依澤夫少校底幾隻『小鳥』.....	四三
往西去.....	五三
在二月裏.....	五九
『音樂教員』.....	六七
索爾底軍事生涯.....	七五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莫斯科就在我們背後了

最近我到莫賽斯克和瓦洛科拉姆斯克戰線上逗留過五天。我們的軍隊在這裏捍衛着莫斯科底胸膛，抵禦敵人當心來的打擊。

我們沿着出發的，是那條從城裏起點且是新莫斯科一條最好街道的公路。這裏還有由昔日荒廢城郊遺留下來的幾所破舊不堪的木頭房子。它與最近一年建築起來一望無涯的高樓大廈，形成極顯明的對照。其中還有一些沒有竣工。這裏已實現了列寧的理想。再沒有舊日的城郊了。革命前窮人棲息其間的貧民窟也絕跡了。新街道的房屋是建築得很雅緻而且美觀的。它們是用好的材料築成。並且有許多還是用大理石和花崗石來裝飾着的。走過最後那棟懸有金字招牌的糖食店房子後，接着就是曠野了。今年春季尚有住別墅的人們所乘坐的汽車在莫賽斯克公路上奔馳着。現在這條公路已爲街壘和反坦克的工事所攔阻起來了。

似乎開戰以來已不是五個月，而是三百年了；似乎真是那樣久。

我們走過了一座被寬闊的汽車道截去了大半的小山。這就是俄羅斯國家歷史上

最著名的叩拜山。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就是從這裏初次看見莫斯科的。在這裏，他坐在大鼓上等候市長給他送來城門的鑰匙。可是他沒等到。因為俄國人並沒將自己城門的鑰匙送去。

走了約莫點半鐘的功夫，我們趕過一隊一隊的軍用卡車。和平居民漸漸稀少，軍事人員却漸漸增加多了。

我們所看見的最後的一批居民，携帶着自家的什物向我們迎面走了來。有些人把什物放在雪車上拖着走。老人和婦女們沿路旁趕着乳牛走。大砲和迫擊砲底轟鳴聲漸漸接近。人們因害怕德國人的侵入，都相率離開了故鄉。

很快就遇不見普通人了。

這是戰線。

我在八月和九月，在捍衛首都偉大血戰前夜所見到的那個西方戰線，雖算堅固，但終究有些鬆懈的戰線，已不存在了。其所以不存在，並不是因為它如德軍總司令部通常橫蠻無理斷定的那樣，已全被消滅。如果不算陣亡了的，人還是先前的人。先前的道路，先前的森林，先前的木頭房子，先前的坦克，同樣的汽油燃燒過後與灰燼氣味相混淆的窒息氣味，——現代戰爭的氣味，——打穿了的鋼盔，僵凍得彎着膝蓋的屍屍以及遺棄於路旁的燒壞了的卡車。

可是，現在畢竟是與以前大不相同了。

當時是秋季才開始的時節。現在則是一種嚴寒刺骨的，來得非常早的冬天。光着幹子的落葉樹林已結冰了。樹木好似些用銀子作成的精細貴重製品一樣。每條樹枝都看得分明。只是向北的松針才爲凝凍的霜雪所掩蓋，而向南的一面却仍然是青的。土地已如木頭一樣的堅硬。天氣是很利於巨大的坦克聯隊行動的。在這樣的天氣裏，坦克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通過的。德國人正是利用着這種天氣來向莫斯科舉行新的堅決進攻。

可是起了變化的不僅是大自然。坦克也爲適應大自然而塗上一層白漆了。在紅軍兵士和指導員身上出現了暖和的，用淺藍色的毛皮作成的毛帽，棉衣和背心，穿在軍外套裏是非常暖和的。現在只到早上七點時天才亮，而到下午五點鐘時，就已開始斷黑了。戰鬥日已是極端的短，因而也就特別的緊張。此外，戰線所以完全成了另一種樣子還因爲莫斯科已很接近。以前人們爲捍衛莫斯科而作戰時，知道後面還有廣大的領域，如果今天趕不走德國人，那明天是會趕走他們的。而現時，莫斯科就在背後，有幾段戰線已僅隔六十公里了。阻止德國人正是要在今天。如果我說在戰線上沒有一個人相信莫斯科會失守的話，那是一點也非過甚其詞的。人們是武裝得很好的。他們有坦克（不錯，坦克的數目並不多），有很好的大砲，機關槍，自動槍，迫擊砲。如果真有這一天的話，那俄國人是會用牙齒去咬斷德國人的喉嚨的。因爲背後就是俄國人最貴重的東西——莫斯科了。

如這裏所揣度的那樣，德國人已相信，要想沿直通首都的幹線從正面打擊莫斯科，是非常困難而且會遭受巨大損失的。因此按目前戰鬥情形看來，德軍司令部是在作某種新的，顯然是從兩翼來包抄莫斯科的總企圖。

德國人像經常那樣尋找大部隊間的接合處，尋找防備不周的地方。他們像經常那樣，遇有強烈反抗的地方，就退却，而同時又不斷採取新的機變動作。

戰鬥是很嚴重的。但戰線上，從外圍起直至司令部為止，人們都滿懷着信心。當時在西方戰線，在八九月時，也是懷有着信心的，但這會是那有着寬洪度量的矜驕民族底信心。這聽起來是有些奇怪的，但事實却正是如此：當時，人們懷着一種寬洪大度的和平心理，覺得殺人這件事，就是在戰爭中，就是最正義的殺人，都是種沒有興趣的。要知道俄國人底性質。這是很慈善的人。是急躁而不記仇的，是需得很多時間，纔能使他真正生氣憤恨起來的。現在人們竟憤恨到這步田地，簡直聽不得『德國人』這幾個字了。對侵略者的仇恨把每個戰士變成了像他脚下那塊僵凍土地一樣堅硬了。現在，人們是在自己的仇恨中來汲取着信心的。

由英國坦克組成的坦克聯隊，昨天加入戰鬥了。英國坦克和駕駛它的蘇聯坦克手初次參加戰鬥了。二者都經受住了考驗。坦克手很稱讚坦克，如果坦克能夠講

話，那它定會更厲害地誇獎坦克手的。

人生初次作戰，這並不是件容易的玩意兒。人們在初次作戰時表示怯懦，後來却成了英雄，這樣的事情是看過不少的。新聯隊的坦克手一下子就表現出自己是些英雄了。因為背後就是莫斯科。

——簡直需得阻住他們，——一個營長說。

按他在講這話時的那種溫柔而又剛毅的微笑來看，就可看出，阻住自己的戰士，雖不是容易的任務，但却是很愜意的。

我們所坐的房間是房主人在昨天才離開了的木房。坦克手幫助了房主人撤退——給了他們一輛卡車。房主人——老婆婆竟不知道要怎樣感謝才好。當所有的東西都已經裝上卡車時，她招手呼參謀長，低聲說：

——這裏在地窖內我留得有一桶醃黃瓜，是我整個夏天醃好的。親愛的，你們拿去吃了吧。此外，還給你們留有一個絃琴。如有閒暇，就拿去彈彈消遣消遣吧。已難於相信，昨天在這所房子裏還過着一種很有條理的，慣常的生活，碧玉鳥在籠裏唧唧地叫着，在窗台上擺着幾盆綉球花，在框上刻着花紋的小窗戶外有雪花飛舞，只是狗吠和雞鳴聲才破壞了鄉村的寧靜。

現在這屋裏主宰一切的是戰地電話和軍用地圖。是皮靴和羊皮襖的氣味。在不遠的地方正進行着戰鬥。似乎在牆外有什麼人不斷疾走着，沿着木梯往下跑。在村

裏有已被破壞的房子，而且還清楚地看到砲雷在雪裏爆炸後留下的黑色痕跡。

一位佩帶中尉徽章，身材魁梧的青年往屋裏急促地走了進來，他有一張可愛的臉孔扁平的鼻子，和閃爍着異常快樂光輝的眼睛。

——允許我報告吧！——他在長官跟前伸直身子叫道。
顯然，他是在準備報告一件什麼異常重要的事情。

——報告吧，——長官說。

中尉望了望，然後把手一揮，就很着急地說：

——德國人突破了巴拉克戰線。

而他就急不能待的躊躇着等候回答。他還完全是個小孩子。

長官在看着地圖思索什麼似的。

『你爲什麼這樣遲慢？——中尉此刻一定是這樣想。——你知道現時是決定一切的時刻：是決定莫斯科底命運，是決定你的命運和我的命運的時刻』。

在他的臉上顯出一種懇求的神情。而長官總是看着地圖，看了很久，簡直久得可怕——看了兩分鐘。

——派坦克第三連到巴拉克去。——長官終於低聲但很堅決地說道。

——是的！——中尉大聲地回答說。

他以一種愉快的眼光向大家掃了一下，想說什麼的樣子，然後就衝到門邊，突

然止步說道：

——允許我走吧——得到允許後，他就放步跑了出去以至在他跑出去以後，掛在牆上的絃琴還響了好些時。

——他是第一次去參加戰鬥的，——長官說。——真好！

是的，坦克車手們是像參加閱兵一樣去參加戰鬥的。因為背後就是莫斯科了。當我們收到奪回巴拉克以及把德國人趕回原有陣地的消息時，天已完全斷黑了。

於作戰軍隊中

十一月三十日

今日的莫斯科城郊

在一所簡陋的木房內，聖像下面，完全像『在費利村舉行的軍事會議』畫片上所繪畫的一樣，坐着有三個蘇維埃的將軍——步兵的，砲兵的和坦克的將軍。

正如當時一樣，在窗外有一幅俄羅斯自然風景：在棹上放着一張地圖，有一個好奇的村童往屋裏瞻望，也是離莫斯科不遠。而且連將軍也有些像多黑屠羅夫或年

10 青的葉爾莫洛夫，——大概因為都有一張俄國人的臉孔和金色的領章吧。

只不過他們在這裏所解決的，不是放棄莫斯科抑或對敵人作一個新戰爭的問題。

問題是已經解決了的：莫斯科無論怎樣都是應當捍衛住的。總的戰鬥已進行十四天了，它不僅沒有減弱，而且更其加強了。

如果繼續把現時去與一八一二年作種歷史上的比擬，那我們就想把西方戰線十月的戰鬥拿來與博羅吉諾戰鬥比較一下，那時我們的軍隊，在不斷的戰鬥中，放棄了維亞吉馬和布良斯克，而受了重創的敵人，在實行了二百公里的巨大躍進以後，會須停止前進，以便醫治自己的創傷和聚集新的力量。而現時在莫斯科城郊進行的戰鬥，則是顧杜卓夫當時所不敢於對拿破崙進行的，而如果他是在現代條件下保衛莫斯科的話，那他是一定會對敵人進行的。

最偉大的戰鬥已進行十四天了。在前面很遠的地方燃燒着我們放棄了的村落。一看地圖，我就清楚地記憶了起來。你看這是我五天以前所在的鄉村。這是前天所在的地方。難道那個與美麗的休養所「鄰」，周圍都是花果園的奇妙村落也在燃燒着麼？我們剛才在往前線的途中遇見的，不就正是這個村莊的居昆麼？他們把自己



勇安好等候着敵人。

在茂密的松林中，埋伏有用松枝掩蓋着的白色巨型坦克，如不走到跟前，是無論如何也看不見的。這是很可怕的力量，而在地圖上用以表示這些坦克的紅色菱形，在指揮部的計劃裏無疑是起着大的作用的。大概，它們在今天，在今天下午就雷炸裂聲響逐漸加多了。戰鬥漸漸接近了。但是村裏的砲手，林中的

的全部家具什物拖在馬車和軍用卡車上走着。沒有眼淚，也不呻吟。女人們緊抱着自己的包袱，用乾枯的眼睛默然向前望着。他們的男子在前線上，她們的房子在燃燒着。但他們還有祖國和復仇心。當希特勒軍過回頭逃跑時，這個人民的復仇心將是很可怕的人民復仇心哩！

三個很像顧杜卓夫式將領樣的將軍，已離自己司令部前進很遠了。他們以機械部隊去給突破戰線的德軍以迎頭痛擊，現正等待結果。向前，走過鄉村，往下便是田野，然後便是茂密的森林。田野已為先前挖好的戰壕所掩蓋了。它們在雪裏映出了些黑點來。

德國人用迫擊砲射擊着鄉村與林緣間的道路。有時沿這條道路飛快駛行着小型交通坦克或炊事卡車。坐在卡車上的廚子，每到轉彎處就向兩旁傾倒。煙裏冒着黑烟，炊事卡車匆忙地趕着自己那在半點鐘以前出發作戰的步兵。反坦克砲已在村

坦克手，在自己木房內的將軍們，却仍視若無睹。這是戰線上慣常法規。

坦克連長，年青的上尉，二十二歲的庫班人（他完全像哥薩克一樣從皮帽裏突出一簇捲髮）連說帶笑的講着，他領着架坦克出發作偵察工作時，怎樣遇見了五架德國中型坦克，他們怎樣把它打壞了兩架，其餘的則逃跑了。可是他的奇事並不以此爲限。他還駛往前去，奪獲了一尊反坦克砲和十箱反坦克砲彈，並把所有這些東西完整無缺的（是立刻就可以射擊的哩！）帶回自己部隊來了。他當作種奇談樣的來講說了這些故事。上尉已有很多戰鬥經驗——他參加過了四十七次坦克衝鋒，且都得到了成功。他認爲我們的『T—34』式的坦克是世界上最好的坦克。

他再次的巡視了準備好作戰的坦克，然後就挨着一架坦克，拍着它的鋼甲，和靄地說：

——這就是我的坦克！

他在許多完全相同的坦克中認識了自己的坦克，好像騎兵認識自己的馬一樣。大概，他是按他一人所知道的某個油跡或細小彈痕認識的。

現在，當德國人向莫斯科施行總進攻，各條戰線上都不斷地爆發着戰鬥而構成爲一批複雜的運動戰時，靠戰線約莫十公里的近後方，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接近後方的情形，僅就道路上交通的情形，村裏所發生的事情，就可以毫無差誤地判斷前線底情況。

我們近後方的情形是很好的。

到處，在一切道路上，在一切鄉村近旁——都在預備迎擊德國人。反坦克壕和防禦柵，鐵絲網和地雷場，都在等候着它們。愈接近莫斯科，防衛就愈加嚴緊而紛繁，工事網就愈加稠密。

今日莫斯科城郊的情形怎樣？德國人的進攻還能繼續多少時？德國人的進攻銳氣將於何時衰竭？瘋狂的敵人把大批後備，大批坦克拋去作戰，還能繼續多少時呢？

這就是今天全國焦急的問題——這就是現在大家所思索着的問題。

當你以全副熱心期待把德國人阻止，然後就把他們粉碎時，是難於從事假設的。要想拿客觀眼光來考察問題，那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有些結論，却是不言而喻的。

13
從進攻的頭一天，即從十一月十六日起，在瓦洛科拉木斯克戰線方面，德國人前進了四十至六十公里，即每天平均前進了三個至四個公里。在這裏特別值得指出的，前進速度最快的是最初幾日。因而，結果是，德國人的進展日益緩慢了。但他們却不斷地在派遣新的部隊增援。所有這些究應作何解釋呢？大概，按德國指揮部

底計劃，不斷的加強壓擠是會達到勝利；粉碎紅軍的。但結果却並不如此。恰巧相反。反抗反而加強了。在接近莫斯科時，堅固工事底數目增多了，而德國人底進展也緩慢了許多。

如果拿德國人六月和七月的進攻，十月的進攻，以及這次對莫斯科的總進攻來看，那我們就看到，進展的速度是日益減少的：在六七月間是五百至六百公里，十月是二百公里，而現在却只六十公里了。

德國人是應當阻止的。

他們在兩翼突出得很遠的時候被阻止，那就是說他們在總戰鬥中遭了失敗。而這將是終結底開始。

十二月十二日

於作戰軍隊中

掠奪者軍隊底退却

當你追蹤着槍惶退却的德國人時，你是快樂而又心痛的。

其所以快樂，是因為他們終於從我們親愛的莫斯科近郊趕走了。其所以心痛，是因為我們的田地被他們掘壞了，森林被他們折斷了，而不幸沒有離家的人們，都

被他們搶劫一空，都被他們蹂躪得氣息奄奄了。

在依斯特拉城邊，德國人還在用迫擊砲轟擊着大路。它約莫有四百公尺是爲黑色的，煤灰似的東西，爆裂了的地雷痕跡所掩蓋着的。小橋被炸斷了，大砲打壞了的樹幹直立路旁，紛亂的電話線往下垂着。

迎面走來了兩個女人，一老一少。她們在小孩坐的雪車拖着一個小小的包裹——這就是她們能及時帶走的一切東西。

——是從依斯特拉城來的？

——是的，親愛的，是從依斯特拉城來的。

——唔，那裏怎樣？

年老的女人想說什麼似的，但她那個帶有皺紋的細小臉孔忽然一歪，眼淚就奪眶而去了。

——媽媽，你安靜點吧，——年輕的女人向她說，但自己却拿着手巾按住嘴立地嗚咽了起來。

這是郭洛萬諾娃母女，是依斯特拉城底居民。他們是在德國人佔領該地時留下未走的。

——德國人來的時候，爲什麼不走呢？

——是嗎，當時我想，我這樣老的人，能到什麼地方去，拋去家屋嗎，我又覺

得可惜。而且當時我想，德國人——不管他怎樣，終究也還是人。也許可以這樣的住下去吧。原來他們竟然完全不是人。先前在我們依斯特拉全是駐紮的我們俄國軍隊，大家都同德國人鬥爭。在我家裏也會駐紮過這樣好的自家人。他們都向我說：『老媽媽，老媽媽，你沒有須得要幫助的地方？』他們常到城外去捍衛依斯特拉，後來德國人果然進了城，橫行起來了。我們都到了戰壕，並在那裏坐了個通夜。早上鄰居跑來說：『德國人進城了』。於是我就同女孩回到了自己家裏。而他們已在那裏了。家裏全被翻亂。『唔，——德國人說道，——老媽媽燒上爐灶吧』。我給他們燒好了爐灶。他們到院子去，宰殺了一隻雞子。『老媽媽，——他們說，——拿去給我們煮調出來吧』（他們就這樣『老媽媽，老媽媽』的叫着）。他們洗澡了。滿身是虱！多麼髒！多麼可怕，吃飽了。以後就開始搬東西，並把所有的東西都搬去了，連木器也全被搬空了。剩下的只是一所空屋。並且還對我們說：『老媽媽，趕快從這裏滾走吧』。他們住屋，却叫我們去住戰壕。近三天來，我們則住在森林中。在退走之前，他們放火焚燒了依斯特拉。我親自看見我的房子被燒掉。我甚至跪着哀求了。而他們還是固執已見地說：『滾吧，滾吧，老媽媽子！』房子淋上汽油後，就放火把它燒掉了。於是我們又只得躲進了森林。今早回來，謝天謝地，德國人已被趕走了。只可惜依斯特拉已不存在了。

年老的女人說得對。依斯特拉的確已不存在了。德國人幾乎燒掉了全城的房子。但在放火之前，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連木器、廚具用具，小孩玩具在內，都搬運到德國去了，他們一進城，就按他們慣有的那種精確精神來幹這件事情了。

我看見了從德國人手裏奪回的兩馬車財物。毯子，枕頭，被單，男女襯衫，簾子，器皿等物，所有這些東西都是裝捆得很好的。

世上還不會有過這樣普遍，這樣周密的搶劫。天下從來不會有過這樣巨大的軍隊，是專由掠奪者，盜賊和兇手，即簡直是由刑事犯者組成的！一八一二年法國人在俄國也曾進行過搶劫。但拿破崙及其軍官們是會多方阻止這種行動的！他們會頒佈過制止搶劫者的命令並懲治過他們。希特勒則敗壞着德國的兵士，把搶劫推崇為一種軍事部門。

這個年老的女人郭洛萬諾娃又告訴我，說德國人因為一個女人沒有給他們馬鈴薯（而她所有的馬鈴薯都被先前到來的德國兵拿去了）而把她槍斃了。

今天我所見聞的，是我初次見聞的。關於德國人搶劫財物的事實，我通常只在報紙通信中讀過。每次讀到這樣的通信時，我都想道：『難道？難道有這樣的事實麼？』有時我腦際也會發生這樣一種念頭：也許，不是所有的德國兵士都是這樣，也許在他們中間還有純潔的軍人。

現在，誰都不能懷疑行兇打劫是德國戰略和策略不可分離的一部份了。

在依斯特拉近郊一個小村裏，僅僅偶然保全了幾所房屋，其中有一家人剛才從樹林歸來：兩個女人（一個還帶着吃奶的小孩）和兩個女孩。女主人告訴我，她有生以來初次看見的那批德國人，就把她的全部糧食，直至最後一粒也拿去了。連女主人給小孩貯蓄下來的半斤粟米也拿去了。然後他們就「按計劃」搶去了一切什物，連最後一個小鍋都搶去了。

——他們把女人身上的大衣，頭巾，襪子脫下來，——這個女主人說，——包在自己的腿上。幸好我們立刻就跑到了樹林裏去了，不然，也是會被脫去的。

德國人在退走前，把自己的兵士屍首堆滿了幾屋，並把傷兵也和死屍放在一起，然後就放火把房屋燒掉。全依斯特拉都充滿了燒肉的氣味。

紅軍在莫斯科城郊，好似割腹的外科醫生一樣解剖了德國的軍事機器並發現了膿腫的毒瘡。這是一個癰疽，是只能以軀體死亡終結的。

我們知道，這還不是終結。到終結的時候還遠。

但這却是終結底開始。

我最近幾日見到的一切，是不可忘記的。

前天和昨天我跟蹤着退却的希特勒軍，走了幾十公里路。

戰場上鋪滿了初冬的細雪。它是夜裏降的。輕鬆的，幾乎沒有重重的雪層，公平地掩蓋着那些橫臥地上的馬屍，被碎的車輪，兩手後仰的德寇死屍，打壞了的坦克，大砲和砲彈。

周圍是可愛的，軟軟的莫斯科城郊的冬季，它使人們的腮頰發紅，它可治好任何一種的氣管枝炎。這裏人們的生活是何等的好呵！我記得，這裏冬季是有着多麼清潔的，泉水般的空氣。現在我却被戰爭的氣味——灰燼和煤油燃燒的氣味窒息得透不過氣來了。

德國人弄髒了我們的土地，弄壞了我們的空氣。

他躺在我們的土地上。他的肚皮是扁平的，雪裝滿了他蠟般的耳孔，填平了他的眼睛。一隻腿已經看不見了：它已被小小的雪堆掩蓋起來了。另一隻腿，却彎曲而僵凍地直立着。

晚上又下着細雪，掩蓋於積雪底下的，是一具戴着一頂夏季軍帽，用女人頭巾包裹起來的，披着一件綠色的女人棉襖的可怕死屍。

寫於依斯特拉

十二月三十日

用火來回答

離戰線還遠，甚至還聽不見炮響，但按公路的情形已可看到，這裏是住有位莊重而勤謹的主人，他是沒有一件小事不留意，他是什麼事情都得過問的。街警以一種特別的姿勢用紅黃小旗在這裏指揮交通。什麼地方也沒有見過，馬車夫（這個機械化和摩托化底主要「敵人」），有如這裏，在馬洛雅羅斯拉維茨戰線這樣小心地靠右走。這裏有很好的指道牌，符號和指標。按照這些標誌，不僅可以確定巡迴的方向或弄清往左走是會受到軍事審判的，而且還可以完全確切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打開水，什麼地方可以取暖，或汽車可以上油。

馬洛雅羅斯拉維茨戰線，近來是認為較「沈靜」的戰線。

然而在十月裏，在這個離莫斯科八十來公里地方阻止了德國人前進的我們部隊，是一步也沒讓他們繼續前進的。在德國人十一月總進攻莫斯科時，這裏，在馬洛雅羅斯拉維茨戰線上，德國人甚至沒得到他們在旁的戰線上所得到的初步暫時勝利。自然，德或人當時認為這條戰線是次要的戰線，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我們部隊能以其不斷的精明行動阻撓一部份德國軍隊，消耗其力量，並給德國人向之施展其主要打擊的鄰近部隊和遠方部隊以嚴重的幫助，這也是沒有疑義的。

無論怎樣，在馬洛雅羅斯拉維茨戰線上是進行了約莫兩個月的類似陣地戰的戰鬥的。敵我雙方都曾在這裏據險固守，並已在不斷的戰鬥中互相探察得很清楚。

我們部隊所渴望的機會終於到來了，——他們向前移動了。這是幾天以前的事。前進是不容易的。德國人在兩個月內，竟把每個鄉村都變成了據點。而且他們對於這點是作得不無機智的。例如，他們在俄國爐灶裏築下了火力點。把前緣建築得很堅固。此外，德國人還在田野，森林和道路上敷設了地雷。

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前，德國人前線動搖並開始退却了。我們的部隊克復了二十二個人口集居地點和許多的戰利品。

馬洛雅羅斯拉維茨戰線的陣地戰從此終結了。

走過那在幾天以前還是前緣的地方時，平安的途程就終結了。我們把可靠的汽車換成了通常的雪車，完全像普希金時代一樣，坐在雪車上來重新開拓道路。夜裏下了許多雪。車轍幾乎看不見了。工兵急忙佈置起來表明我軍埋藏有地雷的處所的許多小麥糞捆，也只勉強看見。

要沿着由這種幾乎沒有間隔地插到雪裏的細小的麥糞捆連成的蔭道，走約莫半個公里。這裏，地雷是佈置得很認真的，正如在馬洛雅羅斯拉維茨戰綫所作的其他一切工事那樣。可惜，這條所謂蔭道本身，都變成了一條只有兩公尺寬的狹小道路，我們還要隨時提防，怎樣才會使我們所乘的這對栗色沈思的馬，不去思圖貪食那掩蓋着地雷的麥糞。

我們走過一個被炮火打壞的小樹林，以及那在兩個月以內把我們和德國人隔離的小塊田野後，就立刻在小澗對面看見了我們從德國人手裏奪回來的頭一個鄉村。前緣是便於防守的，如果我們進攻它的正面，那我們大概是會遭受巨大損失的。但我們的戰士們都繞過了它，因此德國人就不得不退却，而僅限於進行一種後衛戰。

在山澗對面的小山上，有一架堆滿了積雪的德國坦克。坦克上的砲口還朝東指着。但坦克的主人却已往西退走了。如果他們還來及逃脫的話。我們勉強走下山澗後就轉向右去了。走過小山後，就看見了德國人築起來躲避我軍炮火的掩蔽壕。現在有幾個從森林回來的居民在這裏着忙地料理着。他們的村子是幾乎全被德國人燒毀了的（只有一些煙囪還直豎在那裏），所以居民們就決定暫時住在德國人的掩蔽壕裏。他們在那裏找着了一串在村裏搶劫來的自煖壺。雖然奇怪，但却止是一串。爲了便於攜帶，德國人就像串麵包圈樣的，把它們繫了起來。德國人是賊，這已是大家司空見慣的了；所以盜竊自煖壺的歷史，就一些也沒使當地居民和我們——軍事通訊員，發生驚奇。德國人在這裏不只是忘記了自煖壺，而且還忘了很多箱槍彈和砲雷。

我們沿着被德國人蹂躪和玷污了的土地，由一個鄉村走到了另一個鄉村。這個森林就是他們的後防。森林被鉄絲網圍繞了起來。看樣子，德國人是很害

怕游擊隊夜聾的。森林對面是一遍廣闊的雪地。白色的原野與白色的天際聯成一片了。是漫無邊際的。只是在上空的某個地方，在這個灰白的雲霧裏，可以隱約地看到有似太陽的徵兆。在這個白色的沒有一個黑點的景色下，工兵在豎立着的小板上寫有：『此處埋有地雷』幾個大字。

我們走了約莫十五來個公里，就看到了教堂的鐘樓。這是塔魯庭諾大村。

我們對德國人進行的保衛祖國戰爭，經常使我們回憶起一八一二年的第一次保衛祖國的戰爭。

村莊的南郊還保存有座紀念碑——圓形的石柱和鷹鷲。也還保存有題詞：

『顧杜卓夫元帥所指揮的俄國軍隊，曾在此地據險固守而拯救了俄國和歐洲』。

大概，一百二十九年以前，俄國軍隊也在塔魯庭諾農舍內的爐灶上烤過毡靴，抽過馬合煙，吃過同樣的黑麵包以及可口的菜湯和稀粥，也為拯救俄國和歐洲而進行過決死的鬥爭。

只是當時不會有過，不僅當時，而且全人類歷史，也不會有過像希特勒德國這樣的敵人，這樣野蠻嗜血的卑污的敵人。

在塔魯庭諾，德國人已燒毀了一百棟房子（石頭房子則炸燬了）。如果紅軍底

打擊不是來得這樣迅速的話，那他們許會把其餘的房子都燒掉的。從積雪掩蓋了半個公尺深的灰燼底下，還冒着青煙。

德國人在塔魯庭諾，也是如在我來得及到過的那些城市 and 鄉村中一樣行動的。他們搶劫了居民，強姦了少女，然後就把她們趕進了德軍開設的兵士妓院（現在德國人已把她們當作官產『撤退』了）。他們會打算把居民編成號碼，打算在他們頸上掛着『塔魯庭諾某某號居民』字樣的小木牌。我把這樣的兩個木牌——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號——拿到手裏看過。德國人並沒有來得及實現這個圖謀。當他們已知道要離開這裏時，他們就命令全體居民離開自己的家屋。兩個有病的老人——加吉科娃和剃頭匠安東利奇——拒絕了離開這裏。況且這些年老的病人，本來是要走也走不動的。此時這些穿着德國制服的衣冠禽獸又作了一次罪行，這種罪行是我們永不能忘記的。兩位老者都被槍殺了。

現在還沒有可能調查出德國人在塔魯庭諾所作的一切罪惡勾當。這是需要很多時間的。

如果把全世界一切監牢裏的刑事犯都放出來，他們也作不出希特勒蝗虫在我國土地上所作的千分之一哩。

以下就是張貼於塔魯庭諾的德國命令第七條：

『凡紅軍，游擊隊員或外方人（顯然，『自家人』就是德國人哩！）能得到那怕是小塊麵包和藏身之處的人口集居地點，都應放火焚燒之』。

紅軍以火來回答火。

這個火是日益成爲更加可怕的了。

寫於西方戰線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

什麼是幸福

我們從前愛說的，是後代的幸福，是我們子女的幸福，以及在十五年後，當我們建立起共產主義國家，大家都衣食豐足時，我們一般的幸福。但我們都很少說到我們今天的幸福。且從來沒思索過它。人本來是慣於抱怨自己的不幸，甚至最小的不幸，同時却看不見自己享着的幸福。

我時常碰到從開戰以來，就沒有見過面的人們。起初我們談到了各種軍事問題，連邱吉爾最近的演說，關島的情形也在內，然後就來回憶，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是在什麼地方。

——唔，當然呵，是在雅爾塔。我還在住全蘇聯職工中央委員會療養所，還在——真是傻瓜，——訴苦，說那裏的伙食不好哩。記得麼，我們是在海邊上會見

26 的。你去洗澡，我還在說：『誰在五月天裏洗澡！如在六月』。但在六月就……

——是呀。當時的日子真好。

——是生活得很好的。是無話可說的。

又如：

——且慢，且慢！是呀，當然呵！正是在這個地方！你同嫂夫人和小孩們一塊在高爾基街遊玩。記得麼，你還在訴苦，說兒子畢業中學後，不知道怎樣安置才好。你想送他進技術專門學校，嫂夫人想送他進戲劇專門學校，可是小孩子自己却想進航空學校。

——他已在飛行了。在西南戰綫上。

——驅逐機師麼？

——轟炸機師。已兩個月沒有信息了。老襲每天給我來電報。我真不知道怎樣回答纔好。

——她現在什麼地方？

她同幼兒住在西伯利亞。女兒同童子團一塊住在中亞細亞。你記得我的姨母麼，你記得那個老太婆麼？她現在淪陷區，在德寇所佔領的德涅普爾彼得洛夫斯克。她現在怎樣，——我不知道。她從前是全靠我寄她的錢來生活的呀。

——對呀。安然過活——全沒有想到什麼。

——是無話可說的。日子確實是過得很好的。

我們在我們蘇維埃土地上過的日子，確實是很好的。但是否我們大家都瞭解這點呢？難道在我們當中沒有人不僅不瞭解這點，反而固執地認為他們還不十分幸福，還缺少某些幸福麼？

在完全靜寂的夜裏，我們沿着林中的道路走着。樹林在白色的汽車燈光下看來，好像是歌劇佈景，是很奇怪的佈景，因為我們從沒見過沒有音樂的歌劇佈景。現時靜寂得全無聲息。是很奇怪的靜寂，因為我們是在靠戰綫的地帶中行走着，在這裏，似乎是應當時常聽到砲聲轟鳴的。但戰綫上甚至在進攻最為緊張的時候，也是有某些靜寂時刻的。我不知道有比戰綫上的靜寂更完全，更絕對的了。

戰爭之熊會沿着這個森林經過。它用鋼甲剝去了樹幹的皮，撞壞了樹枝，並將它鋪散了開來，它拖着自已沈重的軀體橫衝直撞，炸裂着土地，連根拔出了灌木。

然後就下了幾乎整個晝夜的雪。

戰爭之熊往西去了。雪掩蓋了戰爭給予大自然的可怕的創傷。

大自然反抗着戰爭。沒鋸斷就倒在道上的巨大樹幹，像在敵人打擊下，仆倒下去，但還希望站立起來的格鬥者一樣躺着。大自然是盡力反抗着戰爭的。當反抗已被摧毀時，它就像英勇兵士那樣傲然死去。大自然未被觸及時，是令人稱讚的，是很美麗的。大自然被折斷，被打敗時，是很莊嚴的，是使人尊敬的。

德國人退却時，在道路上佈置了地雷。工兵們小心翼翼地把地雷除去。我們的汽車隊跟着他們走，每五分鐘停歇一回，好似艦隊在佈置了水雷的大海裏跟着掃海艦前進一樣。

我們走了很久，走了十二點鐘的光景。我們繞過德國人拋掉了的卡車和炮雷炸成碎塊的馬屍。我們有時逗留在村裏。那裏德國卡車，比在道上的還多。我們問好了路又往前走。

我們在夜裏兩點鐘的時候，來到了我們打算在那裏逗留的那個鄉村。這裏是既沒有鷄鳴，也沒有狗吠的。

這裏保全有許多房屋。也保全有幾戶人家。白天裏，他們從樹林裏回家來了，那在樹林裏他們是像野獸一樣住在土坑裏的，現在，他們正在自家的，被德國人弄髒了的空屋內來佈置生活。德國人是連一粒米和一块破布也沒有給他們留下的。

老婆婆坐在爐灶上看着紅軍兵士們收拾房子。爐灶是燒得很熱的。老婆婆覺得暖和，她總是帶着笑容等待他人發問。

——老婆婆，你爲什麼老是在這裏坐着？——一個矮小的，面孔微帶雀斑的紅軍兵士厲聲地對她說。——難道你看不見我們是爲高級長官打掃房子麼？還是到你的森林裏過夜去吧。

——好的，我就去吧，——老婆婆愉快地回答說。

——當德國人在這裏時，你一定是連屋門都怕進的，那還敢在高級長官面前去爬爐灶呢。

——老婆婆，怎麼呢，——我問道，——德國人討厭够了吧？

——我當時以爲我們完全了，——那期待着這個問題的老婆婆趕快而且喜洋洋地回答說。——德國人一來就說：『走吧，走吧，到土坑裏去吧』。而他自己却連什麼都擄去了。竟擄得一絲也不留。

——沒有嫁粧，現在誰討你作老婆呢？——面孔微帶雀斑的那個紅軍兵士插嘴說。

——滾吧！又糾纏上了！老婆婆一面說，一面裝着好像要舉手打那個面孔上微帶雀斑的紅軍兵士的樣子。

他與這老婆婆顯然在結成一種友誼的關係了。

一位長官走了進來。他解下了皮帶並把奪獲來的德國自動槍放到了桌上。然後就看了看爐灶。

——唉！我的老婆婆，你還活着麼？

——上尉同志，她再想不到樹林裏去了。她總是圍着爐灶不走，——臉孔微帶雀斑的紅軍兵士恭敬地報告說。

——給老婆婆吃飽了沒有？

——是的，發她吃飽了。

上尉微笑地向老婆婆望了半晌。

——老婆婆，你爲什麼這樣高興呢？——他問道。——你不是吃够了德國人的苦頭嗎，他們不是把你搶劫一空，並且殺死了你的孫兒嗎。你還在高興什麼。

——望着你們，所以我高興，——老婆婆回答說。——我高興，因爲俄國人又來了。家產算什麼！只要天老爺保佑，我們是會重整基業的。我想再看自家人一眼。而那時就死也甘心了。

第二天早上我來到了瓦洛科拉木斯克。

那裏我看見一位看樣子是富裕的老年農民，——他戴着一頂羊皮帽，穿着一雙安有套鞋的好毡靴。他沿着那條被砲彈炸毀，蓋有一層深雪的街道快步走着。他手上拿着繩子。在嚴寒的空氣裏，機關槍聲叫得很響亮。在離城兩公里的地方還進行着戰鬥。

——老公公，你到什麼地方去？

——找牛去！——老頭子叫喊說。——我是從：鄉裏來的。

他叫出了一個最普通的如玻克羅夫克或彼得羅夫克一類的村子名稱。在德國人臨至時，當許多集體農民都出走時，他以爲，一切都會平安過去的，『德國人也是人』。他幸運。他住的鄉村離公路很遠，德國人始終沒有踏到。這個老年的個體農



民過了兩個月的可算安穩的生活。德國人只在劫掠以前，當他確以機會不安

時，才跑來光顧了他。這些些退却的德國人。老頭子及時逃進了森林。德國人把他

的房子搶光了，把他的牛牽走了。他現在正尋找着它。

——我們鄉裏的人都說，——他說，——在瓦洛科拉木斯克把德國人包圍了，所以我來了。我想，我是可以找着我的牛的。哎，原來包圍得不完全週到。

——老公公，大概他們已把你的牛吃掉了。

——不，——老頭子肯定地說，——他們打算把它趕到柏林，趕到德國去。我要去找一找，也許他們丟在這裏的什麼地方了。你看他們丟掉了多少汽車！嘿，鬼東西，逃跑了！——他憤恨地補充說。

他很快的就沿着街道走去了。然後突然止步轉過身來尖聲向我叫喊說：

長官同志，你怎的？要包圍他們這些毒物呀！要包圍他們呀！要這樣把他

繩子就往前跑去了。

關於德國人在瓦洛科拉木斯克所幹出的種種罪行，關於他們如何毀壞、焚燒、

屠殺各種美

城市的情形，關於他們在那裏絞殺八個蘇維埃愛國志士，將其一共懸

天還不從吊架上取下來，瓦洛科拉木斯克的居民，不管他什麼時候走到街

上，不管他走到什麼地方，都是逃不了這個可怕的景象的情形，已寫得很多了。

我走進了我們司令部駐紮的房子。

長官們坐在一間大屋子內研究着地圖，在靠近大屋的小房內，我看見了兩個女人和一個女孩。

我們交談着。從談話中可以知道，人們擺脫德國統治後，總是很愛說話，似乎想一下子就把他們內心裏所蘊藏的全都說出來。在交談時，看來會很豐滿，現在却很枯萎，包着深紫色頭巾，四十五歲的女人，好幾次哭了。當她十四歲的幼年兒子企圖跑到當時駐有紅軍先遣部隊的鄰近村落時，德國人就把她這個兒子槍斃了。這女人詳細地列舉了德國人從她家裏拿去的一切。以下就是我記到筆記簿上的一個名單：一條牛，八隻綿羊，兩隻豬，二十六隻良種鷄，四十普特玲瑞麥，許多麵粉，麥仁米，豬肉和脂肪。這僅就食品而言。此外，德國人還搬走了她家裏所有的什物。照這位女人講來，這樣的什物是不不少的。

——每塊破布片他都拿在亮處看了看，如果可用，就拿去了。連松樹節用的玩具也拿走了。這些玩具就是我給她保存起來的。

這女人就示意的向自己的小女兒點了點頭，當我們談話時，這小女孩已爬到參謀長膝上，用細小的手指往地圖上指劃，並很尊敬地問道：

——叔叔，這是什麼？

——唔，唔，小女孩子，安安靜靜吧！不要妨碍叔叔，——參謀長不在意地回答說。

——他們是不把我們當人看待的，——這個女人說。她用手巾拭了拭眼淚，然後又擰了擰鼻涕。——在我們房子裏來過很多的德國人。與小孩有何相干呢？他能妨害誰呢？而德國人在屋裏走時，只顧亂衝，連誰都不顧及。碰着小孩，——小孩也被撞翻。而德國人却連看都不看一眼，似乎沒有發覺到什麼。

——你看——你下次是會知道的！——顯然是她鄰居的，那個滿臉皺紋，披着頭髮的矮小女人突然叫喊說。——現在你會知道！現在你會知道，你的德國人是怎樣的一種人！你當時開口就說：『報紙撒謊，德國人是不會給我們作壞事的』。不會作的，不會作的！畢竟等到了！哇！

——德國人所作的，完全和報上所寫的一樣，——第一個女人說。——我當時以為德國人是文明的！現在才知道只有打殺德國人！

我已不是第一次聽到說『德國人所作的完全和報上所寫的一樣』的語句了。這對於那些以前認為德國人是不會像報上所寫的那樣一種怪獸的人們所常說的話。

——要打殺他們！——這女人重複說。——要把他們打得一個也不能逃脫！這些人現在已領會很多世故了。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那個在蘇維埃政權條件下

擁有頗多財產的女人，曾以為她在蘇維埃政權條件下還不够幸福。

而其實她會是很幸福的！在瓦洛科拉木斯克潔淨的小屋中，她是生活得很好，是過着溫飽的生活。但她未曾覺察到自己享有的幸福。

只是現在，當她家裏什麼都沒有留下的時候，她才覺察到這種幸福。單就德國人已退走，窗前再不會懸着八個絞死的人，永遠不復聽到德國人的馬靴聲響而言，她就已算是很幸福了。

沒有祖國，沒有自由強盛的祖國，就沒有幸福，而且也不會有幸福。從前不瞭解這點的人，現在已瞭解了。生活教會了他。

於作戰軍隊中

一月十一日

審問

紅軍進擊着退却的德寇時，佔領了米海洛夫卡村。此地離馬洛雅羅斯拉維茨不遠。

戰士們首先看到，而且使他們驚奇的，是那羣站在一所殘存的房子周圍默然等待着什麼的當地居民。這是一羣婦女和幾個老人，是些在德國人統治時留在村裏

的。

他們一動也不動的站着，彷彿是怕驚走了什麼似的。

他們所包圍的是一所尋常的房子，有五個彫花窗戶，房頂上安有木馬。

屋子沈默着。人們也沈默着。

『他在這屋子裏』——一個抱着小孩的女人向紅軍戰士說。

『他在這屋子裏』——一個白色鬍鬚的老頭子，和另一個鬍鬚還不完全白的老頭子，以及第三個看樣子還年輕的黑色鬍鬚的老頭子，兩個老太婆，以及還有一個身軀彎下去了一半的老太婆，幾個帶着小孩的女人，也如此說道。

小孩們在房後守着。

——他在這屋子裏，——他們向紅軍戰士說。

躲在屋子裏的是一個叛徒。

當德國人到來的時候，在村子裏出現了一個叛徒。他親自到他們那裏去表示願意效勞。於是德寇就把他任命爲村長了。他幫助德國人搶劫過農民財物，他用棍棒毒打過那些受着飢餓而想拿回一些已由德國人徵發掉的集體農莊裸麥的婦女，他把一位改穿農民衣服，想趕上自己的部隊，留在好人家裏寄宿一夜的紅軍兵士告發給德國人在院子裏就地槍決了。其次，這叛徒又出賣了六個從旁村裏來的，他所稱爲

「本地人」的農民。德國人把他們趕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德國人剛要退走時，這叛徒還按戶脫下人家底毡靴，一共脫下了二十六雙，通通交給了德國人。是他親自動手去脫的，因為誰都不願意自動脫下自己的毡靴。

德國人退走時，竟把叛徒忘記了。他們對他已不發生興趣了。關於退走的事，他們甚至沒有預告給他知道。他們竟簡直這樣地走了。他却穿着一雙很好的毡靴，留在自己的家裏，留任自己完整無恙的，沒被搶劫的屋子裏，無從逃走，因為周圍都有農民看守着。

當這個與全世界隔絕的獨夫，好像是由研究家用夾子從潮濕的石頭底下拔出來，整整齊齊地放到照得光亮的桌子上的蠍子坐在自己屋裏的時候，我是甘願付一筆重價來看他的。

只是當他晚上在師部受審時，我才看見他。農民們很莊重地請求我們的指揮部把叛徒交給他們自家懲辦。指揮部也很莊重地——因為它尊重這些受够痛苦，希圖復仇者底心理——拒絕了他們的請求。

晚上，叛徒坐在那張點着煤油燈的棹子面前的椅子上。他在回答問題時，不知為什麼總是不斷地勒着自己的毡靴。

這天詢問過全村的居民，他們的見證的供詞已寫成很厚一本了。「可惜白爲他耗費紙張」，——解押人忿然說道（他自己是個集體農民，他很惋惜指揮部沒有把

叛徒交與農民)，但當軍事檢查員帶着種責備的神氣瞧了他一眼以後，他也就緘默下來了。

一切全是依法辦理的。那在自己同胞面前連爬的資格都沒有的叛徒，却在椅上坐着。客氣地稱呼他，同他講話時，並沒有提高嗓子。這大概就是最使他害怕的吧。

他知道，法律從來是不聲張，不急躁的，法律是很禮貌的，但同時也是無情的。

叛徒窘急了。在他皺紋極深的額角上竟流出一陣大汗。這是個身材矮小的人，五十八來歲，潤濕的大鼻子，人參色的垂直的鬚鬚。

——貴姓？——檢查員問道。

——布立寧，——叛徒匆忙地回答說，——巴維爾、米哈依洛維奇、布立寧。

他看了看站在他側面的我們，又立即把眼睛垂下了。

——請你說一說經過的情形吧。

好吧，——他把兩手一伸說，——由你處決吧，我是毫無罪過的。但他立即咕噥道：——只是，只是關於當村長一事：但要知道，這是德國人的天下呀。他要怎樣，就怎樣。我呢，紅黨一去，我就：我就當了村長……

——你是怎樣當村長的呢？——檢查員問道。

村長沈默了。

——如果你願意，——檢查員說，——那我就叫見證人來。

布立寧就從容敘說起來，說是有一個名叫史米特的德國中尉把他叫了去勸他當村長的。爲什麼史米特叫他去呢？因爲布立寧還在上次大戰時被德軍俘虜過，知道德文。因爲先前，還在革命前，他有過自己的製造馬車輪的作坊。

——而你就同意作了德國人所指定的村長麼？

——是的。

——你知道這就叫作叛變麼？

——由你處決吧。

——由我們處決，這個我知道，——檢查員很生氣地說，——但我想直接問問你——你是打算撒謊抑是說真情實話呢？

布立寧緘默了。

——我聽不見，——檢查員說。

——說實話，——布立寧輕聲地說。

——唔，好極了！——檢查員說。——早已是時候了。

但布立寧終究沒有把真情實話說出來。這個真情竟是這樣的可怕，他甚至不能

把它說出來。他提起了幾樁事實，講了一些細節，但是只要一涉及他本身時，他就或是默而不言，或是把它推到旁的，與本問題無關的事情上去。他不能說出這個最簡單最可怕的『我』字來。

講到了集體農莊的裸麥問題。

——各位見證人都供稱，——檢查員說，——那些受德國人恩賜已第二個月帶着小孩挨餓的女人，來到集體農莊倉庫，想些微取點裸麥。他們竟餓得這般厲害，消瘦得這樣可怕，連那個看守穀物的德國兵士也都同情起她們來了。他允許她們每人拿一小桶。但你却立地跑來責罵德國兵士，拿起棍子毒打婦女，命令她們離開倉庫。

檢查員正是這樣說：『命令她們離開倉庫』。

——有過這樣的事麼？

——由你處決吧，——布立寧回答說。

——我問：有過這樣的事麼？

——穀子不是集體農莊的麼？——布立寧突然問道。

——是集體農莊的，——檢查員回答說。

——集體農莊的穀物是應當保護的，——布立寧說，——所以我就保護了它，

使其秩序井然。

——混蛋！——解押人說。

——別多嘴吧，齊浩留克，——檢察員力圖不生氣地說。——德國人既然徵發了穀物，這穀物就是德國人的了。你維持誰的秩序呢？維持德國人的秩序麼？

——無從知道，——布立寧勸一勸毡靴說。

——好吧，——檢察員說。——請你回答一個問題：你毒打過婦女麼？

——沒有的事，——布立寧回答說。

——我們把她們叫來，——檢察員說。

於是叛徒就從容叙說起來，說他雖沒有拿棍子毒打女人，但為使她們遵守秩序起見，他會輕輕地打過一兩個女人。他正是這樣說：『使他們遵守秩序』。

——是拿棍子打的麼——檢察員問道。

——由你處決吧——布立寧回答說。

——好吧，——檢察員說，——且攔下這個吧。現在來談談最主要的事情。請你講講一位紅軍戰士的遭遇怎樣吧。

——什麼？

——一位紅軍戰士的遭遇怎樣？

是指那位在齊莫非、齊莫非切家裏寄宿過的公民說的麼？

——正是。

——可是……公民們，你們也知道！——叛徒環顧了一下，似乎要我們作見證人似的。——那怕就問齊莫非、齊莫非切自己也吧！

——我已問過了，——檢查員說。

叛徒張着嘴兒默然坐了片刻。看來，他是在打主意了。然後就作吞食的樣子。

——那末、究竟怎樣呢？——檢查員如此說，隨後又補充了一句口頭禪：——你要記得：我們全都知道。請你講講，你早怎樣到齊莫非、齊莫非切家裏去的，你怎樣看見紅軍的，怎樣到德國司令部去告密的……怎樣呢？

叛徒清楚地敘說，他如何走進這個慈善老者——齊莫非、齊莫非切家裏去，如何在那裏看見有一位素不相識的穿着農民服裝，鬚鬚蓬蓬，很像鄉內供奉的耶穌樣子的青年，喝着菜湯，一看見村長時，就停下不喝了。

——然後又怎樣呢？檢查員重覆說。

——我根本沒有作過什麼不好的事情，——村長很吃力地說。

——然後你就到德國人那裏去報告了一切麼？

——不然，不然！決沒有這樣的事！決沒有這樣的事！我只告訴過翻譯員，說

那裏似乎有個從旁的村子裏來的生人。以後的事就由翻譯員去負責了……

——翻譯員是德國人麼？

叛徒沈默了。

——以後又是怎樣呢？然後德國人就到那裏去把紅軍拖出來……槍決了。

——有翻譯員在場，——村長帶着很蠢笨的神情，甚至是極蠢笨的神情說道。

——你也在場麼？

——由你處決吧。

全屋子裏的人都沈默了一回。

——好吧，問題大概是明白了，——檢查員說。——作家同志，也許你還有問題要問麼？

你爲什麼幹了這樣的事情呢？——我問布立寧說。

——公民！我究竟幹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呢？我不知道尊姓大名，很對不起。說起來甚至有點奇怪。德國人幹的——這確實是如此。她們是大權在握呀！紅黨走了，德國人就立刻取得了政權。公民！我算得什麼？我是一個小人物。我的事情就是服從。

他常愛使用的『公民』和『紅黨』等字，真是不堪入耳，不僅難聽，而且刺耳。

——你在第一次受審時說過，你的兒子在紅軍中作戰，——檢查員說。——假定是如此。如果像你這個小人物這樣的愛服從，那你會幹出什麼，也許會把你的兒子交給德國人槍殺呢？

檢查員發這個問題，並不是爲的要取得回答。

對這樣的問題是沒有回答的。叛徒也沒有給予回答。

——他就是對自己的親生子也不會憐恤的，——解押人從屋角裏說道。
——把犯人帶出去吧，——檢查員說。

正月十五日

寫於西方戰綫

查依澤夫少校底幾隻「小鳥」

我乘着汽車穿過一個廣闊的鋪滿了雪絮的原野，看見有一些特別的機器在那裏不斷地輾平和撞緊着積雪，繞過幾十架鬆疏擺着的飛機後，就到達了一個小小的村落。汽車再不能往前通行了，只好步着那些深陷在雪裏的行人跡印走去。

查依澤夫少校立在一所小屋院子內的空木箱上，拿着望遠鏡在向淡白色的天空窺望。

他不在意似的同我打了一下招呼，就立即又拿起望遠鏡去望了。

——在飛，——他鬆了一口氣，終於這樣的說了，但並不放下望遠鏡來。

——我看_不見，——我說。

——在雲層裏。你馬上就會看見的。

果然，經過一兩分鐘後，就有一架俯擊轟炸機，從完全靠近地面的雲霧裏飛出來了。

少校仍然站在自己的木箱上。直到俯擊轟炸機已安全着地時，他才放下望遠鏡來，好像頭次看見我似地微笑了一下。

——我們走吧，——他說。

我們向飛機場走着。飛機漸漸靠近自己的停放處。很快就停下了。然後就有三個穿毛皮飛行衣服的人離開飛機，向着我們飛快走來。查依澤夫少校也加快了脚步。現在他很着急地等待着報告。那三個穿着飛行衣服的人幾乎是開着跑步。戰地用的圖匣在他們的跨骨上一一起一跌的撞着。這是幾位很年輕的人，看樣子幾乎還是小孩哩。

我們兩下都突然一齊止住了脚步。大家舉手行了一個軍禮。

——少校同志，你給我們的任務執行了！——站在前面的那個年輕的大聲說。

——轟炸了A飛機場上的一羣敵機。

三個年輕的人——飛機師，司機，射擊手兼無線電生——都全是很興奮的。原

來，他們窺伺德軍飛機場，已有整個禮拜了，時刻等候着德軍把飛機聚集到這裏來。結果終於等着了。情報是很嚴重的，少校也禁不住喜形於色了。

把頭兩句官樣話報告以後，三位青年就先怨後地叙說起來，大家都想說出此次飛行的一切細節連半點也不遺漏。視界很不好，幾乎全部行程都是在雲層裏，按測量儀器飛過的。當他們鑽出雲層眺望時，德軍飛機場原來就在右邊。那裏停有不下二十架機。

——在那裏還有兩架四個引擎的飛機，——司機插嘴說。——它們是這樣的擺着的。

於是他就用自己穿着毛筒靴的腳，在雪層上畫起這兩架有着四個引擎的飛機底位置來。

戰線上最近時刻的情形，是誰也不如飛機師知道得這樣清楚的。這裏從早上就已得到消息，說德軍已開始紛亂的退却了。道路上充滿着輜重。我們的飛機已把這些輜重轟炸三點鐘了。

使我驚奇的，就是這些飛機師和其長官連一次也沒有瞧過地圖。

——這裏的地形我們是熟悉得橫流倒背的，——少校毫不轉動地說。

三位青年在繼續叙說着。

當他們剛看見自己右邊的德軍飛機場時，敵人的高射砲就開始射擊起來了。人

——以後怎樣呢？——少校忍不住地問。

——於是我就決定，——飛機師說，——向着目標飛去。

——這是對的，——少校說。

他知道，轟炸機出發時是沒有驅逐機護送的，隊長採取的辦法，——不躲入雲

層逃走，而是逕直去與許多驅逐機和高射砲彈角鬥，——乃是一種英勇的決定。

——於是，我們就飛向前去，準確地投了炸彈。

——結果怎樣呢？——少校問。

——不知道，——飛機師說，——因為全是黑烟。不算碎片彈，終究拋了四百

顆。

——我還用機關槍掃射了他們，——射擊手兼無線電生插嘴說。

——說句良心話，——司機補充說，——什麼都沒看見。只見一團黑烟。

——於是我就決定鑽到雲裏往回飛，——飛機師說。

——作得對，——少校說。——呸，同志們，現在趕快到司令部去吧。情報是

很嚴重的。

我們向那架剛剛着地的轟炸機走着。人們正在把它準備好作下次的飛行。把重炸彈裝在網狀的木箱裏往彈套處送。費了很大的力量才把這些炸彈舉起來放進彈

套去。炸彈上還印有一些雪跡。彈套空處，塞進了些專為德國兵士印發的傳單。技師們檢查了敞着的摩托。從駛到飛機近旁的汽油櫃裏上着汽油。為這架飛機忙碌的約有着十五來個人。我們工作得非常急速，甚至無暇掉轉頭來望一下，而一般說來，當人感覺有人看他時，是自然要掉轉頭來望望的。他們身上一股一股的冒着蒸氣。天氣是很冷的。

少校把機翼和尾扇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補綴過的彈孔指示了我看。這些彈孔是補綴得很好，並且塗上了顏色的。

——昨天，我們的幾隻小鳥帶回了六十來個這樣的彈孔，——少校說。

此時忽然有人報告少校說，另一架飛機上的另一隊飛行員已準備好飛行了。麼托已發動了。

少校給了允許飛行的命令，然後我們又往小屋那裏去。正行間，就有一架轟炸機從我們頭上低低地飛過去了。

——這就是它麼？——我問道。

——這是鄰居，——少校不抬頭地回答說。

——你從何知道？你豈不是連看都沒有看它一眼麼？

——是按聲音知道的，——少校驚愕地說，顯然是驚奇我的這種無知。

——我也能按聲音知道自己的飛機哩，——一位與我們並排走着的政治指導員

——他能按步調來知道自己的愛人，——少校帶笑地說。但他立刻又莊嚴起來。

——過去了，——他傾聽了一下說。

新的五十分鐘焦急時刻開始了。

已過去十分鐘了。我們在小屋裏坐着。

——接得了無線電報，——無線電生報告說。——『平安無事。隊裏一架飛機』。

——好的，——少校說。——現在將是最不愉快的十分鐘了。他們將實行轟炸而不能發出無線電報。

我開始來翻閱一本裝訂得很好的畫冊——該隊底歷史。這裏有各位榮譽勳章的飛機師底照片，關於戰鬥飛行，本隊損失和德方損失底圖表。當我聽到無線電生說話的聲音時，我忽然打了一個寒噤。他說：

——少校同志，接到了無線電報：『平安無事。任務已執行了。隊裏一架飛機』。

——這很好，——少校說。——已轟炸過了。現在將是最不愉快的十分鐘。他們飛行是沒有驅逐機護送的呀。

少校在屋裏踱了半晌，就默然走出去了。我也跟着他走出去了。他沿着院子裏散散步，看了看錶，然後就踏上自己的木箱，拿起了掛在他胸前的望遠鏡。

——在飛，——他說，登時就拿起望遠鏡望。

我們又走向飛機場去。又是我已看見過的那一套。另外三個飛機師，幾乎開着跑步向我們走來。少校也匆忙地向他們走去。

——昨天有一隊人沒有飛回來，——他一面快步走着，一面這樣說。——是幾個很好的孩子！我還有希望，他們會回來的。對嗎？

——當然，——我回答說，——近來已常有人從德國人那裏逃脫回來。

——我也這樣想，——少校說。

他止步回了一個軍禮後，就聽起報告來了。

晚上我同先頭那三個轟炸了德軍飛機場的飛機師談過話。已從軍部得到消息，說我們的空軍已把今天早上發現的全部德國飛機消滅了。三位青年非常感覺愉快。當天是過得很快活的。

我們坐在政治指導員——聯隊政治委員杜炳麟房間裏。他是一位富有經驗的飛行家。這三個人是他所教育出來的，所以他常以此三人自豪。

你看，——他說，——這——飛機師米爾尼科夫中士，司機加坡寧科中士和射

手兼無線電生卡維爾尼科夫司務長——就是我們的幾隻小鳥！

三隻『小鳥』們彼此相顧而笑了。

原來這一隊飛行員一共才六十二歲：米爾尼科夫二十三歲，卡維爾尼科夫二十歲，加坡寧科十九歲。

剛滿六十二歲，——米爾尼科夫帶笑地說。

——弟兄們，脫下飛行衣服吧，——政治指導員說，——這裏很熱。像在飯堂那樣的把它降到腰際吧。

『小鳥』卸下了工作衣服。三套制服上都有着嶄新的紅旗獎章在發光。

我本想把這幾位青年勇士底履歷告訴讀者。但履歷還沒有。他們的履歷只才開始。七十四次燦爛的戰鬥飛行，總算是美妙的開始了。

先前的經歷怎樣呢？他們都上過學。米爾尼科夫在初中畢業後又進畜牧專門學校學習。他很想成爲音樂家，但音樂專門學校却沒進得去。後來他在鋸木工廠工作，不脫離生產地在航空俱樂部學習。

——當真正的飛機師來到我們這裏挑選航空學校學生時，我一下子就看中了他們，——米爾尼科夫說，——你看他們飛行家原來是怎樣的人……。他們是很活潑的。一見面我就很喜愛他們了。

米爾尼科夫和他那兩個毫不分手的伴侶相識，已是在部隊中的事了。加坡寧科是在古班河流域鄉村中一所高級中學裏畢業。畢業生們在畢業那天會同自己的女朋友們遊玩散步。這是一個暖和的，古班河流域特有的夜晚。他們碰見了一個郵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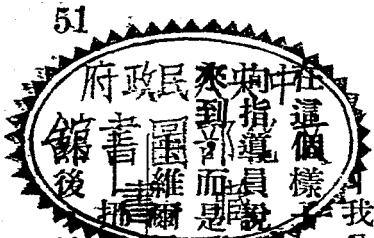
『咳！——他說，——孩子們，你們原來在這說！我正在找你們』。於是他就給了他們每人一張軍事部的通知書。次日，九位青年就已到了克拉斯諾達爾，九個人全被收錄於航空司機學校了。並得到了十三天假期。這是童年時代底最後十三天。接着就馬上開始了青年時代。

加坡寧科看了看自己，看了看古班河時代的他，似乎現在至少已有五十歲了——一年以來竟經過了這樣多的時間！甚至是帶着某些談諧神情來看的。

在這個樣子。我曾是個這樣的：翩翩少年。頭髮光亮，小便帽。總而言之，完全不像現任的指導員說。『我來到目的地』。指導員却轉身說：『學生，你記住吧：我們不是來到那而是來到』。

米爾尼科夫曾是一個汽車夫。

三年車輪子，——他憂鬱地說。轉眼又住完了射擊手兼無線電生學校，接着就是戰爭，初次的戰鬥飛



三個人全都帶着談諧神情來講說了這頭一次的戰鬥飛行。但可看出，在當時弟兄們是還不敢談諧的。

——飛着的時候連地也看不見，——米爾尼科夫說。

臨飛前，同大家告了別，並分付了怎樣處置他們那一小捲東西，交出了他們所愛戀的姑娘們底照片。總而言之，在起飛時是深信，再不會有回來的日期的。但後來也就習慣了。並沒什麼。飛着。

——這是種很引誘人的事業——米爾尼科夫說。——簡直被吸引住了。

他們是不會向你敍說自己的，——政治指導員杜炳麟說。——你看，他們在十月裏才頭一次飛行，而現在却似乎已飛行過十年了。真有一本！我記得，有次我把他們帶到雲層去。左邊一架飛機一下子就脫隊了，而右邊的這幾架，却仍在往前飛。雖是歪歪斜斜的，但終究是在往前飛。唔，我想，小鳥們長起翅膀來了。而後來却是飛的多變好！真是了不起！有次德國人想把他們同我隔開（一隔開，——那就完了！）。一看，米爾尼科夫底飛機，像花圈樣的被些黑點包圍了。但並沒什麼。真是好漢！仍繼續往前飛。保持着很好的陣容！他們在索涅契諾哥爾斯克城附近打壞了架『米什爾史米特』式的飛機就是這一次。

『小鳥』們皺起眉頭來了。
這樣的誇獎他們，竟使他們有些難爲情了。

寫於西方戰線

正月十三日

往西去

在我軍進攻的道路上，在被敵人燒毀和破壞的村落中，已開始碰到德國人在那裏沒來及立住腳的鄉村了。我在那裏看見有些還活着的鷄。在德國人所佔領過的地方，活着的鷄在我們緯度上似乎已是很奇怪的東西了。如果紅軍戰士看見的是駝鳥，那他們也許不會那樣驚奇吧。在一個這樣的鄉村裏，人們告訴我，德國人只到那裏光顧過一次，但居民們已來及隱藏了很多的東西（連鷄也在內），而德國人却沒有功夫來尋找。

這就是通常叫作窮鄉僻壤的地方。鄉村以及通至鄉村的道路，都堆滿了深厚的積雪。我軍部隊繞過許多反抗的據點，強迫敵人每天退出幾個人口集居地點，而緩慢地向前進展。

你只想想那堆滿了一個半公尺深積雪的田野和森林。你只想想那些因爲要時常

掃除和擴大而在兩旁堆滿着人高積雪的狹小村道。末了，你只想那不拘禮節地漫遊曠野，鑽入衣領，帽子，軍大衣，使你無法逃避的透骨雪風，——那你就會瞭然，離莫斯科二三百公里遠的戰場究竟是個怎樣的戰場了。

在戰爭頭兩禮拜內非常自恃的德國人，到第三個禮拜時已開始訴起苦來了。起先他們訴說，俄國居民不瞭解他們。接着他們又來抱怨游擊隊，說俄國人打仗『不按規則』。後來，十月間，他們又說秋天的泥濘妨害了他們。十一月間，他們則向全世界叫喊，說在當時還不會有過的嚴寒妨害了他們。從此時起希特勒就不斷地訴苦埋怨嚴寒了。

然而，管他希特勒幹什麼。那在夜裏鑽進旁人房屋，碰見拿着手槍的主人的盜賊，大概也會訴苦埋怨什麼哩！

每天我們都可在情報局的戰報裏，讀到佔領新的人口集居地點的消息。現已不叫出這些人口集居地點來了：因為它們實在是太多了。你如坐雪車走時（這裏坐汽車是走不通的）就會使你驚奇，從一人口集居地點到另一人口集居地點竟要走多麼久，和幾乎爲爭奪每個鄉村都進行過怎樣劇烈的戰鬥。

我們所坐的雪車漸漸爬到鐵路小站上，發出一種可怕的軋軋聲響，竟壓下了那不時出現於澄清的，蔚藍天空中的『雍克』底轟鳴。從老遠就看見有一座磚砌的水塔，號誌房的廢墟以及掛着機車的幾輛車箱。爲避免誤會起見，我就暫把它叫作

A站吧。這個最通常的小站名稱在戰後是會成爲一個最著名的名稱的，路過於此的旅客們將在那個定會在這裏建立的紀念碑前脫帽致敬。

幾天前這裏發生過戰鬥。炮雷和炮彈炸裂底痕跡在它周圍很遠的地方就有了。愈接近小站，這些痕跡就愈加稠密。站上是一塊地面沒被炮火轟擊的。在那爲煤煙燻黑了的積雪所掩蓋着的道上停着一輛列車——生鏽的機車，幾輛裝貨的車箱以及長長的等溫車。它們被槍彈和碎片彈洞穿得這樣，甚至全透亮了。沿着列車從頭到尾都躺着有德國人底死屍。我們坐在低矮的雪車上沿着列車左邊走。而德國人則躺在列車右邊。我們看到，他們彎曲的或伸直的手怎樣在車輪間閃爍着，似乎這些死人想抓着靜止的火車底車輪。

我們慢慢地通過讓道處。左面是一遍樹叢。

——在那裏，靠林邊上，——一個與我們同行的紅軍戰士說，——還打死了他們五百來人。

那裏是很難去的：因爲積雪太深了；我們繼續往前進，由一個鄉村進到另一個鄉村，由一個地點進到另一個地點，這樣的鄉村和地點竟是這樣的多，連在情報裏也不列舉了，其中每一個都是與另一個不相同，在每一個中間都發生過戰鬥，每一個都各有其自己的命運。我們來到了那個得以幸免於難的大村落。我們戰士會這般快地衝了進去，德國人竟沒來得及把它燒掉。往前就是一個雖遭過轟炸，但炸得不

十分厲害的鄉村。本日黎明以前還在這裏進行過戰鬥，但現在，歸家的居民又在自己的家裏料理一切了。再往前就是多曼諾沃村。德國人只在昨天夜裏才燒掉了它。我們看到了一幅完全遭受毀滅的可怕圖畫——已不是初次見到的圖畫了。一個女人惡狠狠地用鐵叉拋着那些冒着清烟的基磚。她希望找到一點那藏在她家地板下的馬鈴薯。在村莊盡頭掘了一個大坑。有五十來個女人和老者默然地圍繞着它。我們走近一看，原來是在埋人。在準備好了的公共墳坑旁擺着有兩行備受摧殘被虜紅軍戰士的屍體。德國人是臨走時把他們槍斃的。這裏也有被殘殺了的居民底屍首。

女人們向我們敘述着全部事情的經過。他們沒有哭泣。因為眼淚早已流乾了。現在，她們的苦痛，已凝結成一團了，已像被殺兒子或被殺父親屍首那樣硬化了。這種苦痛是使人難過的，但已引不出淚來。它已只能引起憤怒了。

是的，我們還會再次三番講到德國人怎樣對待軍事俘虜與和平居民的，是還要說到這個和大聲叫喊這點的。當你親眼看見這些時，你是不能緘默的，緘默就是一種罪惡。需要把所有的事實都收集起來，一點也不遺忘，通通記載到復仇簿上去。

德國人在多曼諾沃槍斃了七十個被俘虜的紅軍戰士，即現在靠近給他們掘好的墳坑躺着的這些死人的屍首。起初德寇拷打了他們，然後就將其槍斃了。女人們會

親眼看見押解他們的情形並聽到槍斃他們的槍響。德國人在多曼諾沃村槍斃了諾威科夫，因為他曾是鄉蘇維埃底代表；他們又還槍斃了獸醫葉爾馬科夫，農民牛灣科夫，科羅特科夫，依拉立歐諾夫和七十歲的老者西蒙諾夫。德國人把他槍斃，是因為他不願意把自己的皮襖和毡靴交給他們。德國人殺死了十四歲的女孩烏提金。他們把她拖到馬廐去，大施侮辱後就用刀子從背上把她殺死了。德國人槍殺了坡李堪諾夫全家——老者和他的兒媳。他們把她三個年幼的小孩拋到了嚴寒積雪的曠野。

村子一個一個地過去了，這樣的鄉村是多得難以列舉的。我們到達了最後一個從德國人手裏奪回來的村落。並為爭奪前面的鄉村正在進行着戰鬥。

這裏我幸運同參加爭奪我們今天早上路過的讓道處的英雄，謝林上士談過話。這個身材魁梧，穿着自己掩蔽服很像個具有俄國人臉孔的亞拉伯遊牧人樣的寬骨頭西伯利亞人，曾在一個車箱中進行了戰鬥。

——那裏有很好的長車箱，——他說，——這車箱似乎比旁的車箱要堅固些。只是我沒有上得去。而落到了普通的貨車。唔，德國人發射砲雷了，只見木片飛揚。我們三次闖進了這些車箱。只是這並不怎樣有趣。而最有趣的，是參加德軍最後一次反攻時的那五百德國人，現時全在林邊的積雪下躺着了。

謝林所說的，已是我從他的長官和同志那裏聽見過了的。只是他們說得更爲有趣，而他却是說得很簡單的。他作過這樣的事情。他帶着機關槍爬到那向讓道處開火的兩尊德國大砲跟前，殲滅了那以其軍官爲首的卒體砲手，並立即用德國大砲向德國人佔據着的號誌房開起火來了。那裏，德國人有機關槍，迫擊砲和無線電台。戰士郭魯別夫會盡力地幫助了他。

我在小站上見過這個號誌房的。現在它却什麼都沒有了。

——你怎樣一下子就會開砲呢？

——我從前是個砲手，——謝林說，——這是我的第二行職業。

謝林在不久以前，在一九二九年時，還如他自己所說那樣，是連一個大字也不識的。他因在集體農莊中工作得很好，人們就決定派他到自然療養處去休養。

——但我並沒同意到自然療養處去休養，——謝林說，——却請求送我到蘇維埃黨校去學習。

他當過村蘇維埃主席，機器——拖拉機站站長，和伐木場經理。

他在成年時代才由蘇維埃政權把他教會了讀書識字，蘇維埃政權不僅把他培養成社會上有益的一員，而且還把他培養成社會上著名的人物。現在他爲自己的蘇維埃人民政權而鬥爭。

停立在將軍面前了。

門打開了，一條龐大的德國狗活躍地走進房來。它望了望房裏所有的人，就

現在我就把它叫來給你們看，——將軍說。
於是他就轉身向門叫道：

——福利茨！

在二月裏

二月二十一日

他着了涼，咳嗽着，嘎聲地談着話。他是剛從雪地裏來的（他那一營人包圍了鄉村）。現在他又動身到那裏去。這是夜間。但他是很熟悉道路的。他在暖的屋裏抽一根馬合煙捲。然後，這個巨大魁偉的俄國人就在一枝奪獲來的德國自動槍套在脖子上走出去了。

——我們想，到明天早上，這鄉村就會是我們的了，——長官還在屋裏稍停了一下說道。

到明天早晨還會佔領一個鄉村，其名字是不會在情報上指出的，因為戰線上這天早上將被我軍佔領的鄉村，實在是太多了。

寫於西方戰線

——你看，我們現在所俘獲的是怎樣的戰利品，——將軍說。——馱，坐下。
這用德國話要怎麼說？日村，熱，熱，熱黑！

福利茨坐下了，欣然地望着周圍的人。

——好狗子！——將軍說。——真值得獎勵一下。

於是他就向福利茨拋了一小塊麵包。

——現在把瓜子伸出來吧。我真不記得，瓜子，這用德國話要怎麼說。總而言之，把瓜子伸出來吧！

起先他把狗爪子拉了過來。然後就給了它一小塊麵包。

——現在該懂了吧？馱！把瓜子伸出來！

聰明的狗就舉起了前面一隻腳爪來，並立刻又領得了一小塊麵包。

——你看，些微教它點俄文，就完全成爲馴順的了。有趣的是：它究竟是誰的狗？大概是某個軍需長的。它是我們連同德國輜重獲得的。

戰爭進入新的階段，已是第三個月了。我們往前進展着並截獲着輜重。戰士和長官們已習慣於此了。逕直前進不僅成了軍事的任務，而且成爲軍隊底慣常生活了。許多新的生活上的特點都伴隨着這個新時期出現了。這首先是因爲，進攻的軍隊對於退却的軍隊常能知道它從前所不知道的很多細節。

如果先前，在我們進攻時，我們對德國人知道得太普及，那末現在我們已知道

得很詳細了。這好比對於一個物件一樣，起初我們簡單地用肉眼看它時，僅能發現它的一般的特點，然後經過顯微鏡來看，就可看見我們前此所不知道的許多微生物。

關於德國人一些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方面，奇形的和談諧的方面，我們都知道了。而最主要的，就是不僅司令部（它們是先前就已知德國人是什麼東西的），而且連全體紅軍戰士也知道了。德國軍隊在頭次大的退却後，就使我們明顯地看到了它的強處和弱點，連同其一切輜重，司令部，命令，倉庫——各種各樣在任何一個軍隊底生活中都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雜佐勤務機關。

問題當然不在於這隻德國狗已在我軍指揮處住慣了，或紅軍戰士們在吸德國香烟代用品時，罵它不好（說它像乾草樣的發酸和無味）。而問題是在於，那與妄說德國人所向無敵的神話一同存在的某種怪謎，也隨着這種神話一同消失了。從前有人覺得德國軍隊底機體似乎是組織得異常好的。而這是他們覺得不可瞭解的東西。在戰爭中，不可瞭解的東西對於軍隊的影響是比那些最可怕，但可瞭解的東西要更有害得多的。

現在德國人就在我們的輜重兵看來也是「可瞭解」的了。幾天前，德國人在乙

村附近突然向我們的輪重隊進攻。他們舉行了很嚴重的機動反攻，對於這次反攻他們是抱有很多希望的。我們的輪重隊在他們進攻的路上和他們碰頭了。前鋒部隊與輪重隊的衝突，通常都是以輪重隊很快就被粉碎來相終結的。但我們的輪重隊却很快地組織了防禦（輪重隊中有一個很果決的軍官），它不僅打退了德國人的進攻，而且還把他們趕退了，打破了他們的一切計劃。

這本來是些最平常的輪重兵，他們多半是只顧趕馬，而不實行作戰的。但他們在此以前已有過很多的經歷，他們看見了許多德寇屍首，看見了被德寇燒燬的許多鄉村，被德寇殺死的許多居民，德寇拋棄的許多汽車和大炮，以及被我軍俘虜的德國長官和兵士，並因而確信，不管德國人怎樣的殘酷，它已不如先前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有力量了。的確如此。當輪重兵一顯出堅決果敢精神時，德國人就向後退走了。

有趣的，就是我們終於真正逼住了的德國輪重隊，與我們的輪重隊比較起來却完全是處於一種相反的心理狀態，完全經不住我們前鋒部隊的打擊。

紅軍所獲得的對於敵情的新知識，使我們有可能更明顯地知道，現在，在二月間，德國兵士究竟是種什麼樣的兵士。

可以有條件地把他們分爲兩類：舊的前線兵士，即參加蘇德戰爭的「老兵」，以及在一月間和二月初頭派到前線的後備兵。舊的前線兵士是戰鬥得很頑強的，當然他們並非人人都是如此。但基本上這些是些頑強的軍隊。大概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所看見的這些前線兵士主要都是些死的。在道上，在林邊，在填滿了積雪的戰壕裏，在那些被他們變爲堅固據點的房屋近旁，他們都是很多的。他們是穿着藍襪生氈的軍大衣，穿着用布片包裹着的破爛皮靴，頭上圍着偷竊來的女人圍巾在那裏拚命地戰鬥過的。我只在一個很短的旅途中就數了好幾百個這樣的兵士。

當天我會同幾十個剛俘虜來的，說得對點，投降來的後備兵談過話。這主要是些從前担任雜佐勤務的兵員。他們都穿着嶄新的軍裝，不過，都是種通常的，並非冬季的衣服。其中沒有一個人是在戰線上生活過兩禮拜以上的。其中還有一些人，只是在三天以前從德國用飛機運來的。他們彼此是完全一樣的，這不僅是因爲他們都是穿着新的軍大衣，而且還因爲他們內心所蘊藏的也完全是一樣的。他們所說的，大致彼此相同。他們相信，德國已不能在這次戰爭中取得勝利了。現在他們只有一個願望——救全自己的性命。以任何的代價來救全自己的性命。

你們不要以爲我所看見的，是已瞭解希特勒制度反動帝國主義實質的，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或農民。不。這些是些蠢笨的，標本的希特勒兵士，幾乎是些無生物，與其說他們是些人，倒不如說他們是些畜牲。他們的生活，也像畜牲一樣，只歸結於

吃喝，他們與牲畜的區別，只在於牲畜不逛兵士妓院，不穿軍裝，不帶領章，不在皮夾裏把女人和小孩照片同淫猥照片放在一起，因為畜牲是沒有情感的。

當我說這些後備兵沒有冬季軍服時，是說得不完全準確的。其中一個——騎兵軍士塞茨——是穿有一雙華麗代用品毡靴的。這樣的毡靴只是在不久以前才發給德國軍隊享用，但因為數量不多的關係只專門給站崗或進行偵探工作的兵士們用的。塞茨是一個穿得很整齊，很規矩的德國人，他站在紅軍兵士圍着的圈子中間，很羞澀地看着自己的腳。紅軍兵士簡直禁不住地笑了。德國軍需部一個研究俄國冬季的專家所發明的構造，有着以下的形式：上面是毡筒子，下面是木鞋底。看來，這位專家在澈底研究俄國嚴寒冬季以後，就把自己所發明的毡靴構造成好似女人穿的短筒套鞋的樣子，從上到下割有兩指頭寬的縫路，並釘有兩顆女人用的扣子。

——當你穿着這種毡靴站立時，那還不大妨事，——塞茨說，——但你穿着走路時，却就不行了。只要一動腳，在縫裏就立即填滿了雪。

騎兵軍士塞茨既沒站過崗，也沒作過偵察。他是住在後方並在靠近戰線的一個飛機場上管理過掩蔽連經濟事務的。他那雙巧妙的所謂毡靴完全是靠「情面」得

來的。現在他很可惜，爲了領得這雙毡靴竟張羅了這樣久。按他的意見，別些更有經驗的兵士是作得好的多。他們用各種布片包着皮靴，綁上繩子，結果就成了兩個巨大的四角形的包裹。

——我所受到的戰爭的困難，是比前線上的人們要少些的，——騎兵軍士說，——但我終於從十二月起，就開始想起拿破崙的命運來了。在我們這裏已在開始說，大概，我們從俄國是回不去的了。我們也會想到上次大戰的情形。結果常常是這樣，起初德國打勝仗，但後來却一定要遭受失敗。拿破崙的情形也是這樣的。當撤消布萊西奇時，我們覺得這是很奇怪的。這是怎麼一回事？老是一個好人，一下子就變壞了呢？大家也談論到古德里安和旁的將軍。老是很好的，突然一下子都變壞了！克留格的情形也是一樣。我們認爲這是元首取消了他，因爲他是布萊西奇派去統率第四軍的。後來我們都在說，既然我們到處都退却，這裏我們也一定是會退却的。結果當然正是如此，因爲兵士們對於一切的事情都總是懂得很好的。

騎兵軍士塞茨已在我們這裏住慣了。人們對他也習慣了。他是個很富於感情的人。如果有人對他作出某種他所喜悅的事，他就會感激得流淚。看樣子很驍悍，但却是個很壞的打手。俘虜了他的那支部隊，不斷地往前進展，所以也就沒有可能把

“他發到。後方他很着急，因為他一想到德國人突然會把他『救出』時，就很覺難過，所以他常常請求趕快把他發到俘虜營去。

紅軍戰士們談論他時說：——如果把他放走，他會自動回轉來的。

其餘九個人的心情，也是和寒茨相似，且心情上的類似要比外貌上的類似有力得多，根據這種類似性就可以說這種現象是一種標本的現象。所有這些都曾在後方觀望等待，後來才編入步兵隊伍的雜佐勤務兵員。他們並沒有多加思索，就投降了。

——事情不好了。全都厭煩了。這次戰爭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這就是他們所思念的一切。他們中間有箍桶匠，有油漆匠，也有農民。

——我們是不過問政治的。這是軍官的事。

他們談到自己的軍隊和德國時是這樣議論着：似乎他們是被僱去作某種按件領薪並由老板供給火食的工作，原來老板是個壞蛋，伙食也很壞，現在他們就逕直把這個不合算的工作拋棄了。够了！他們已經受够了。如果希特勒願意的話，就讓他去找旁的雇工吧。

不是的！那些旁的人，即希特勒的前線兵士，都是以強盜職業家所固有的本領

和頑強來爲自己贓物作戰的。這樣的人還有。這樣的人並不少、還須同他們進行長期的流血戰爭。

而這些人……這些人已開始瞭解某些東西了。

三月十五日

寫於西方戰線

『音樂教員』

這個普通的兵士有一副細緻的，表情的臉孔，長長的垂入耳際的頭髮，以及所謂戲子般的手指。固然，他的手指既髒且裂，但靈敏和運轉自如的風度仍尙保存。兵士不斷地用手指像彈鋼琴那樣的來彈着自己那件長得很不合身的軍大衣的衣襟。

他是加塞爾城的一個音樂家，名叫來夫。他還年輕。他才二十八歲，但他的生活已是很有成績的了：他在音樂學校的鋼琴科和提琴科畢業後，很快就在同一城市的同一學校裏當音樂理論教師。一九三九年他被徵入伍，從此時起，他就執行着各種各樣的後方工作。幾天以前，他被派至蘇德戰線，而他就立即投降了。

他說：戰爭是很可怕的，我從來沒期待這樣可怕的事情。

這是很足以特徵一切的。他們都期待在俄國會找到他們已在德國找到的東西——豐富的香檳酒和不充分的抵抗。他們在喝嗆了自己的鮮血以後，明已白自己是錯誤了。來夫爲自己決定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是沒費多少工夫的。他逕直選定了和平。他已經擺脫了死亡的恐怖，他現經着一種安全無恙的快感。

我問道：

——你對希特勒制度抱一種什麼態度？

——啊，對於這個我是很少興趣的！這是政治問題。對我在世界上只存在有音樂。

——你是一個年輕的人。你是在希特勒時代生長發育起來的。你對希特勒制度來抱種毫不相干的態度，這是不可能的。

——真是這樣哩，——這個年輕人愉快地微笑着說，——我只愛好音樂。一切其餘的東西在我看來都是不存在的。

我竭力站到他的觀點上去。也許，他真相信，音樂和政治，是兩個不相容的概念。好，我們就談音樂吧！只是當在不遠的地方還在進行着激烈的戰鬥，在談話屋裏的玻璃，由於「雍克」愛在誰也沒有請求這個時來投擲炸彈而不時發響時，來談

音樂，未免有些奇怪。可是音樂總是一個很好的談話資料。

我說：那我們就來談一談音樂吧。

他回答說：好極了。

——你覺得法國音樂怎樣？

——請原諒，法國音樂麼！

——是的，法國音樂。

他很覺奇怪。他以誠實的驚愕神情向我望了半晌。隨後，他大概是想起了，他是處於俘虜地位，於是就很溫和地說：

——但在法國是沒有音樂的。

——怎麼沒有？

他帶着幾分惋惜切神情看着我，然後解釋說：

——沒有法國音樂。

——你連一個法國的作曲家也不知道麼？！你連一個名字也叫不出來麼？

——不……不能……——他聳聳肩說，看來，是在企圖回憶的樣子。——法國的麼？不，不知道。

——好東西，！——那在屋裏踱來踱去，看樣子是不贊成這個關於音樂談話的少校大聲說。古諾底浮士德呢？ 俾紮底卡爾門呢？好教員！他簡直是在撒謊。他並不是什麼音樂家！

——稍等一等，——我說，——再等一分鐘。——然後我就轉向俘虜說：——你知道俄國的作曲家麼？

——俄國的麼？當然！誰不知道他們！契闊夫斯基！

——當然！契闊夫斯基寫了些什麼？

——第五第六交響樂。啊！這真是些天才的作品！

——你知道，你們的兵士和軍官在克令城，在契闊夫斯基創作這些天才作品的屋子裏幹了些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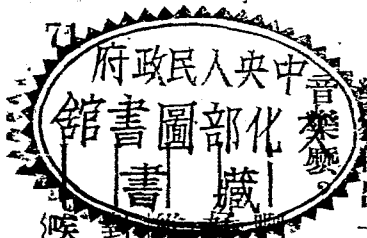
於是我簡單地把這些事情告訴了他。

——這是多麼駭人聽聞的事！——他說。——大概正是這樣。

看樣子他是很清楚知道，德國軍隊能夠幹出什麼勾當來的。

——唔，契闊夫斯基還寫了些什麼？

音樂家默不作聲。



——難道你不知道麼？從來沒有聽見過麼？

音樂家聳了聳肩膀。

——他撒謊，——少校氣憤憤地說，——他並不是什麼音樂家。

——你還知道旁的俄國作曲家麼？

來夫皺一皺眉頭。他竭力在思索。

——契闊夫斯基，——他說，——還有這個：也是很存天才的作曲家……

他彈着手指，但却記不起來。

——好。我們就攔下法俄兩國音樂不說吧。反正這都是你們的敵國底音樂（音樂家作出一種央求的手勢）。現在就來講講你們的同盟國意大利吧。你愛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音樂麼！我很喜愛意大利的音樂！

極了！我也喜愛。你給我講講意大利的作曲家並指出他們的作品吧。

爾吉，——他立即衝口而出地說。——他作了一本埃依達歌劇。

對的。維爾吉還寫了些什麼？

埃依達——音樂理論教員重復說，——還有……

他又動彈着手指。我已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維爾吉寫了好幾十個歌劇，其中一半是舉世皆知的，連音樂學校每個一年級生都是可以數得出來的。好吧，我們就暫時擱下維爾吉不說吧。在意大利不僅有維爾吉哩。你再講講別的意大利作曲家吧。

——羅西尼。他作了一本歌劇……是很好的……咳，簡直忘記了。

——這歌劇叫什麼，這並不要緊。就假定是叫謝維里亞底理髮師吧。請你講講這本歌劇底內容吧。

加塞爾城的音樂家默不作聲。他臉紅了。他額上已流出汗來。

——你當然知道，——他說，——在戰綫上是連什麼都很快就會忘掉的。

——怎麼！連音樂也會忘掉麼？

——音樂是始終都不會忘掉的。羅西尼的音樂我記得很清楚。

——好的。你隨便唱一個羅西尼的調子給我聽聽吧。

沉重的緘默。結果加塞爾城的音樂家終於咳嗽起來了，並說：

——我在戰線上着了涼。在你們俄國這裏是這樣寒冷，使得……哼……

他指了指喉嚨：似乎是說，隨便要他幹什麼都行，只是不能唱。

我拿出了一張白紙，在上面畫了五條線，活潑地劃上一個樂鍵後，就把它遞給希特勒音樂家說：

——請在這裏寫上羅西尼底任何一個調子來吧。

兵士的臉紅得發紫了。

——我不知道，——他終於這樣說了。

——你好像是很喜歡唉依達的。請在這裏寫出唉依達歌劇中的隨便那一個調子來吧。

——我不知道，——他咕噥着說。

——好。在這裏寫出隨便那一個外國作曲家底隨便那一個調子來吧。

——沈重的緘默。

——我已向你說過，他不是音樂家！——少校大聲說。

可是，同志們，說也奇怪，他畢竟是個音樂家哩。他並沒有撒謊。他說的是十足的老實話。

73 我把我和這個年輕人的全部談話，都如作速記一般準確地記載下來了。以後的情形證明了，這個年輕人是很知道德國音樂的，他的確是在希特勒的音樂學校畢

74 業，而後來又在那裏當起教員來了。

這是一件很駭人聽聞的事實。這位富有音樂才幹的人從青年時代，就落到了一個集中營式的音樂場，在這裏是只有德國音樂存在的。住在這裏的人是被鐵絲網與其餘一切，與人類在音樂方面的一切成就，與世界上的全部美麗隔絕了的。希特勒算是如願以償了。他培養了一個昏昏無知的愚人，這個愚人深信世上只有德國存在，世上無論那一個別的國家都沒有而且不能有自己的藝術，一切其餘的國家都只配成爲德國底奴隸。此刻他是俘虜，當然只好低聲下氣了。你看，他只愛好音樂，而政治是與他毫不相干的哩。瘋狂的匪幫把如像音樂教育事業這樣和平的事情也變爲民族壓迫，變爲行兇打劫的工具，也是與他毫不相干的。

人們在多年當中，在歐洲中部，冷酷地造就了幾百萬兇手。曾須這樣來教育這些兇手，使他們連什麼也不憐惜。曾須向他們證明，只有德國人才有能力建立文化珍物。整個其餘的世界都是些什麼也不能作的兩腳獸。這個昏昏無知的年輕愚人也最完全誠懇地相信在法國沒有音樂的，也如幾百萬其他的德國年輕愚人那樣完全相信，無論在法國，在俄國，在英國和在美國，甚至在意大利都是沒有繪畫、科學、戲院、電影和文學的。

我們好久都不能瞭解這點。本來我們知道，但因為不能相信這些，所以也就未能瞭解。我們在腦海裏總有這樣一種想像，以為德國青年也許是還可以重新教育的。但我們却缺乏想像力來瞭解，希特勒是早已把自己的青年變成了人猿，只教他們學會穿褲子，刮臉，高喊『站住』和『後退』，開放自動槍，以及仇恨全人類就算完事了。

寫於西方戰線

一月二十五日

索爾底軍事生涯

我們是在地底下一個三公尺深的地方相識的。這是在離馬洛雅羅斯拉維茨不遠的茂密松柏林中的地窖裏，——是在一個很好的地窖裏，這個地窖是整個地下城中的組成部份。

索爾穿着件佩有上等兵徽章的青色軍大衣，皮革代用品作成的皮鞋，羅沙代用品作成的制帽。索爾用他那隻粗大的手，帶有一個結婚銀戒指的手，在自己骯髒的臉上，拭着眼淚的哭了。我會竭力去安慰他。

——請你看看他們！——索爾已是第十次的解開軍大衣拿出照片來說。——這是我的老婆和兒子。

我也第十次很客氣地來看這張照片，而上士則第十次的嗚咽起來，並拭着臉上的淚。

在照片上映着有一個很不漂亮的年輕的肥胖女人和一個五歲的小孩。鄉間的照相師（爲了藝術是值得犧牲一切的！）強迫她像一塊頑石樣非常不方便的坐着，而小孩則完全跟他的爸爸一模一樣。小孩也像他的爸爸那樣，生着一雙突出的耳朵和低低的前額。所不同的，只是他父親的臉上是一副哭喪臉，而小孩則是一副淘氣的面孔。當你看見那個完全像他父親的兒子時，不知道爲什麼緣故竟哀憐起他的父親來。

索爾很樂意地敘說自己，且說得很急促，正好像一個人雖說真情實話，還恐怕別人不相信他的樣子。

他是今天早上被俘虜來的。使紅軍兵士驚奇的，就是索爾與其餘那些通常長滿鬍子，遍身骯髒，生虱，衣服襤褸，和穿着破皮靴的德國俘虜們迥然不同。他所穿着的軍大衣，制帽，皮鞋，都全是新的。所有這些不僅沒有來及浸透戰爭的氣味：

火藥，烟，汽油燃燒的氣味，——而且還保存着一種雖然是軍事的氣味，但並不是前進陣地固有的那種氣味，而是深後方的氣味，——兵器庫底氣味。只是他的臉和手很髒。在骯髒的臉上閃爍着淚痕。

他是早晨七點鐘時被俘虜來的。他坐在積雪的坑裏發抖。還在我們走近他很久以前，他就已舉起手來了。

他在頭次受審時就通知說，他只在三天以前才來到前線，從未放過一次槍。

這位青年人底軍人生涯是於兩年以前才開始的。算他幸運：他落到了克拉科夫守衛隊，在專為兵士設立的妓院裏看管了一整年的門。保衛妓院——這當然不是怎樣光榮的職務。而在這個德軍專有的尊貴的軍事機關門口發生的那些爭吵，也不是怎樣愜意的。但誰也沒在那裏向他射擊過。在那裏是沒有性命危險的。所以索爾也就很覺滿意。他告訴我說，他認為自己軍事活動底克拉科夫時代是他自己最為得意的時代。

——在那裏是好的——他想了下又補充說，——在那裏是很好的！

77
這位穿着上士制服，綿羊腦髓和鼠狼臉孔的動物，很坦白地說着。他很想把一切都毫無遺漏地敘說出來把自己的心思都通通吐露出來。

德國人在佔領區內把婦女趕到兵士妓院中去，——這難道好麼？——我這樣質問道。

他很想回答得使我滿意，但他不瞭解，究竟我對他期待些什麼。所以他也就很不確定地回答說：

——兵士妓院——也是和部隊一樣的。他們把我安放在這裏——我也就得在這裏站。

索爾活動中的下一階段已是不如先前那樣得意了。但還可以生活下去。他被調到波蘭一個城市雅斯羅那裏去替一個中尉當勤務兵。他給中尉擦過靴子。他還作過什麼呢？他還給中尉刷過軍服。

我問他對於波蘭人民的意見怎樣。

——波蘭人是不同我們講話的。——索爾回答說。

——怎的？完全不講話麼？

——他們從來沒同我們講過話。如果我們問什麼，他們也不回答。

——這大概是不愉快的吧？

——我不知道。這點我倒還沒想到過。他們簡直不同我們講話就是了。他們，

大概是不願意同我們講話吧。後來同俄國打仗了。我時時刻刻害怕會被派到前線上去。但一切都很好，中尉仍留在雅斯羅。只在十二月裏才突然把我們集合起來派上前線了。

——所謂把我們，究竟是把誰呢？

——就是把我們這些人。勤務兵。司書，以及留在後方的各種樣的人。

其實，這是索爾所通知的第一件有趣的事實。德國指揮部想把司書，勤務兵拋到莫斯科城郊來塞住那裏的漏洞。

——你對於撤換布萊西奇一事的意見怎樣？——我問道。

——我們是在途中一個車站上，從廣播裏聽到這個消息的。廣播說，因為布萊西奇有心病，所以現在元首將自行來指揮。而兵士們在彼此談話中則說：

上士愕然地往門上瞟了一眼，似乎害怕他的主人——中尉——立刻會從那裏出現的樣子，然後就低聲說：

79
——……兵士們在彼此談話中則說，元首同布萊西奇鬧了口角。他們，布萊西奇，讓東方戰線上的兵士們休憩一下，用新鮮的軍隊去代替他們。而——上士又環顧一下——元首則說要把他們留在前線，於是他們之間就發生起齟齬來了。

這是第二個有趣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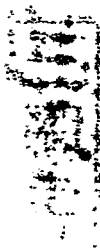
中我已好幾次從德國兵士那裏聽到這樣的解釋了。問題並不在於解釋很愚，而是在於，兵士們按已意來解釋希特勒底行動，而且並非常常都解釋得於他有全部力量會在於，外表上一切都會是按照他所說過的那樣發生了的。他說，他會擊潰駐在希臘的破法國和波蘭，——而他就作到了這點。他說，他會擊潰駐在希臘的破法國和波蘭，——而他就作到了這點。他說，他會擊潰駐在希臘的破法國和波蘭，——而他就作到了這點。但他在俄國却遭到失敗了。現在在德國軍隊裏發生着一種很有趣的現象：在他們那裏還有紀律，還有許多武器，軍隊還很強大有力，但勝利的信念却已根本動搖了。戰爭是還會長期繼續着，但希特勒所已受到的創傷，却是不可醫治的。我沒有把這些意見說給上士索爾聽。他對於這些意見是一定會簡直不懂的。

寫於西方戰線

注 意

1. 借書到期請即送還
2. 請勿在書上批改，圈點折角，
3. 借去圖書如有污損遺失等情形須照價賠償

24253



Петров
За нами Москва.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